

试析与代词相关的几个术语*

雷塘洵¹

提要：与代词相关的术语很多，不同的术语刻画代词的不同性质，厘清这些术语的涵义对于分析代词的功能有参考价值。“替代”是代词所拥有的共同的句法手段。“称代”和“指别”主要刻画了代词充当句法位的能力。“直指”和“复指”通常被认为是代词的基本功能，但可以视为直指功能在不同参照语境中的投射，前者的参照语境是物理语境，后者是话语语境。相应地，代词的“认同指”和“语篇直指”两种用法，分别以背景知识和语言本身作为参照语境。语境与代词功能的关系很复杂，当语篇空间呈现套叠时，会呈现出错综的现象。汉语史的语料主要是成篇语料，在分析其中代词的功能时，需要对语篇进行分类和分层。

关键词：代词 指示 参照语境 语篇层级

一 “替代 (substitution)”：句法配列手段

替代是一种独立的句法配列手段。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在《语言论》中指出 (1933[1980]: 205)：

如果一个形式经常用来代替属于整个其他一类的任何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必要建立起第三个语法形式的大类。比方，在英语里 he 这个形式经常用来替代另一个整类的形式，例如 John, poor John, a policeman (警察), the man I saw yesterday (我昨天看见的那个人)，

* 本文受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语义知识库建设的上古汉语词汇语法研究”(18JJD740002)、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交流基金资助。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大西克也先生的鼓励。邵永海先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改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北京大学2019年5月6日的讨论会上做过报告，会上万群、喜岛千晴、魏胜昆、许典琳、林智和殷玥提出了不少建议。东京大学李筱婷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想法。本文虽然经过多次修改，难免还有舛误，祈请方家指正。

1 作者简介：雷塘洵，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特别研究学生(2018.11—2019.07)。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whoever did this (任何一个做这件事的人) 等等(根据这种使用的习惯, 这些形式组成了“单数阳性名词词语”的形类), 这种经常使用的替代的选择特征毫无疑问应当看作第三类语法形式。对于这一类语法形式,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替代(substitutions)。

在英语中, this 和 that 做既可以做主宾语, 也可以做定语。布氏虽然承认二者有一定的共性, 但还是分别分析为直指性替代(deictic substitution)的代名词和限制形容词(limiting adjective)。布龙菲尔德(1933[1980]: 323)说:

指示或直指(demonstrative 或 deictic)替代类型是根据在跟说者或听者的相对远近的问题。英语有两种这样的类型, 表示近指或远指; 它们跟限制形容词 this 和 that 的价值符合一致。指示代词可以是依附性的(就是说, 按回指方式指示一个线性的称述种属的言语形式), 也可以是独立的。可是,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指示代词总是从(提名的或未提名的)种属里头对认出个体的对象。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1944/1984: 260 — 261)引述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观点, 认为 this 和 that 做指示形容词和代名词时的差别, 只是词品的差别(按: 即句法位的差别), 并非词类的差别, 并将所有具有替代法(substitution)功能的词都归入一个词类, 统称为代词:

在普通的英语语法里, 因为“代名词”的定义所限制, 有些词就不能不以一身兼两个词类: this 和 that, 当它们用于首品时, 称为“代名词”; 当它们用于次品时, 却又称为指示形容词(demonstrative adjectives)。其实这只是词品的不同, 并不是在词类或词性上有什么分别。因此叶氏索性把所谓“指示形容词”也归入“代名词”。我们赞同叶氏的不分, 只是不很赞同他保存“代名词”这一个旧名称。现在我们把它称为“代词”, 就是大致采用柏氏所谓 substitute, 而它的用途也就是柏氏所谓 substitution(替代法)。(笔者按: “叶氏”指“叶斯柏森”, “柏氏”指“布龙菲尔德”。)

王力(1944/1984)对代词的处理为汉语学界所沿用, 因此汉语研究中

的代词是根据替代法(substitution)划分出的一个词类,代词共同的句法功能是替代。如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80)认为“代词都有替代作用”,并将代词单列一章,独立于体词和谓词之外。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2002:238—239)也说:“代词实际上是从实词各类中把一些具有临时称代功能的词抽出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类别。”

代词的所具有的替代的功能,使得代词的“意义”总是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解析。如第一人称代词“我”,在一般情况下指说话人。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我”所指的说话人并不相同。可以说,代词没有恒定的指称,但是有固定的域(domain)。这一点前贤多有论述,如王力(1944/1984:261—262)描述为“代词的虚性和实性”:

从某一种方面说,代词是一种虚词,因为它不能常指某一定的人物而言……代词因其作用在于替代,以致本身不能有一定的意义。从另一方面说,代词却又是一种实词。他的本身虽虚,而它的领土却是实的。(原注:代词的领土(domain),即代词之所代。)

“替代”还有另一种涵义,韩礼德(M.A.K. Halliday)《功能语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994/2000[2010]:353—354)将替代作为一种衔接机制:

一个小句,或者一个小句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动词词组或名词词组的一部分(通常包括词项成分),可能会通过积极的省略手段在下文某处得到预设——就是说,在需要补充意义的地方将它省去,什么都不提……有一种情况是将一个占位成分填充到空缺中,如if I do中的do,这就是替代。

韩礼德(1994/2000[2010]:363)还说:与照应(按:本文称为复指)建立在语义关系上不同,替代与省略“建立的不是语义,而是词汇语法关系——一种存在于措辞而非直接存在于意义中的关系”。照应和替代是两种不同的衔接方式,如果要解析照应,需要借助词的指称对象(reference);而替代语和被替代语之间是通过句法关系联系起来的,比如英语的“I think

so”用“so”来替代上文中出现的句子。

其实这两种“替代”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范围大小不同。布龙菲尔德所说的“替代”的范围更广，凡是代词（具有替代功能的语言形式）替代代词域中的实体或语言形式的现象，都属于此类；而韩礼德所说的“替代”的范围更窄，只限于通过词汇语法联系而形成的替代。

二 “称代”和“指别”：句法位

即使根据替代功能将指示形容词用法与代名词的用法统一到代词的名目之下，这两种句法表现的差别依然存在。在汉语研究文献中，“称代”和“指别”这一对术语，大致与两种句法位相对应。指别和称代是不同的句法功能，这可以在吕叔湘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印证。如《中国文法要略》（1942/2002：153；165）说：

大多数指称词都有单纯指示词和指示兼称代两种用法，就是说有时后面接名词，有时后面不接名词。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43）说：

这些词（按：指“代词”）并不是都有称代的作用，有的只有指别的作用。指别和称代是不同的句法功能，代词之中兼有这两种功能的固然不少，而只有一种功能的似乎更多。

《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语法要点》（1980/1999：15）给出了指别词和称代词的描述：

指代词包括指别词（作用类似形容词）和称代词（作用类似名词）两类。……定指指代词和不定指指代词里边都有三种情况：或者只有指别作用，或者只有称代作用，或者兼有这两种作用。

这些论述都将指别、称代和代词的句法位联系起来，起指别功能时类似形容词（做定语），起称代功能时类似名词（做主语、宾语）。吕叔湘对代词功能的看法，至少可以上溯到《马氏文通》。马建忠（1898/1983：43；78）区分了指名代字和指示代字。指名代词，包括人称代词和位于主宾语的指示

代词,可以对应代词的称代功能(做主语、宾语);指示代词,以居偏次为常(在具体例子中也有居于主次、宾次的情况),应该是指别功能(做定语)的雏形。

总之,原先指示形容词和代名词的区别,逐渐变成了代词词类中“指别”和“称代”的区别。需要说明的是,吕叔湘(1979:43)倡导将“代词分成代词和指别词两类(一部分兼属两类)”,确实存在一类词只有指示功能,郭锐(2002:226)的现代汉语词类系统中也设立了指示词一类,并收入“本、该、某、每”等词。我们承认,指示用法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下文所讨论的词都是兼具指示、称代两种用法的词,而且两者的关联很密切。因此,我们依然在代词的框架中继续开展讨论。

三 “直指”(deixis)和“复指”(anaphora):参照语境

莱昂斯(John Lyons)在 *Semantics II*(1977:659)中谈到:

Pronouns are traditionally conceived as having two distinct, though related, functions: deixis and anaphora. [传统上,代名词被认为具有两个不同但是相互关联的功能:直指和复指。]

直指(deixis)和复指(anaphora)也是刻画代词性质的重要概念。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101)对直指(deixis)的解释是:

deixis (deictic) 直指[词](直指的)语言学理论用来指语言中这样一些特征,它们直接指示一个话段说出时的情景在人称、时间或处所方面的特点,其意义因而相对那个情景而言;例如 now/then “现在/那时”, here/there “这儿/那儿”, I/you “我/你”, this/that “这/那”都是直指词(deictics)或外指词。(沈家煊译)

从词典的解释来看,deixis(直指)关注的是从语言形式到言谈时的物理语境的一种联系,也就是在物理语境中确定代词的“意义”。因此,deixis(直指)和代词充当的句法成分无关。传统上,deixis(直指)可以分为人称直指、处所直指和时间直指。人称直指就是使用人称代词指言谈时的物理语境中的参与者。因此,人称代词虽然可以用作主宾语(即代词的称代用法),

但仍然属于直指。

这反映了直指和替代之间存在交叉之处，说明直指（*deixis*）和替代（*substitution*）所描述的代词的性质不在一个层面。因此，布龙菲尔德有直指性替代（*deictic substitution*）的说法（参见本文第一节）。

复指（*anaphora*），又可被译为“照应”。《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19）解释说：

anaphora (*anaphoric*) 复指（复指的，复指语）语法描写中用来指一个语言单位从先前某个已表达的单位或意义（先行语）得出自身释义的过程或结果。复指（*anaphoric reference*）是标明正在表达的和已经表达的两所指相同的一种方式。例如句子 *He did that there* “他在那儿干的那个”，其中每个词都起复指作用（即都是复指替代语（*anaphoric substitutes*），简称复指词（*anaphoric words*））：先前的句子也许是 *John painted this picture in Bermuda* “约翰在百慕大群岛画的这张画”，应答句中的每个词都与上文中的一个对应单位有复指关系。（沈家煊译）

从词典的释义来看，复指²要通过“已表达的单位或意义（先行语）得出自身释义”，“已表达的单位或意义”就是话语语境；换言之，复指需要在话语语境中确定意义。

韩礼德、韩凯茹（*M. A. K. Halliday & Ruqaiya Hasan*）在《英语的连贯》（*Cohesion in English*, 1976: 31 — 33, 张德禄等译, [2007]: 26 — 27）中使用了外指（*exophora*）和内指（*endophora*）这一对概念。外指本质是在情景（*situational*）中获得“意义”，其实这就类似于直指（*deixis*）；内指是在语篇（*textual*）中获得“意义”，也就是复指。

据此进一步推衍，“直指”和“复指”其实是从指代词获得“意义”解析方式这个角度做出的分类，本质是同一类现象。简单地来说，如果是从物理语境中获得解析，就是“直指”；如果从话语语境中获得解析，就是“复指”。

代词获得意义解析的语境，称为代词的参照语境。语境一般可以分成

2 *anaphora* 既可以指广义的“复指、照应”，包括“回指”（*anaphora*）和“预指”（*cataphora*）两种情况；也可以与预指相对，专指回指。本文所使用的“复指”指广义的 *anaphora*。

物理语境、话语语境和背景知识。上文已经讨论了以物理语境、话语语境作为代词参照语境的情况，那么有没有指背景知识中的情况呢？黔东南苗语中有所谓“忆指代词”[¹]，石德富《黔东南苗语的指示词系统》（《语言研究》2007.1）改称为“非呈现指”，并描述如下：

不仅能指示说话者回忆的人和事等等，也能指示将来的人和事，其核心内涵是不呈现在现场的，但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意念中都有同一指向的人和物。

这种“非呈现指”的参照语境既不是物理语境，也不是话语语境，而是听话人和说话人之间共有的背景知识。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指示功能和参照语境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Himmelmann(1996)指出指示代词存在一种认同用法(recognitional use)，这种情况下，代词指称的对象不一定是在会话场景或者上文中，而是在听话人和说话人共同享有的信息之中。Himmelmann(1996)指出，认同用法往往会开启协商，听话人通过发问来得到精确的所指。本文认为，认同用法就是以背景知识作为参照语境的指示功能。并非所有的语言都跟黔东南苗语一样，有专门承担“非呈现指”，或者说认同用法的指示代词；多数语言中，认同用法往往是由一般的指示代词来承担。

上古汉语中存在一个表示“适当”义的“其”，王力（1958/1980:280）说：

“其”字用于指示的时候，也是用作定语的，它是特指（非近指，亦非远指）的指示代词，略等于现代汉语的“那种”、“那个”。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古人用它来表示它后面的名词所代表的人物是“适当的”。

如：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引自王力（1958/1980：280））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引自大西克也（2016））

西山猛(2014)认为这种“其”没有先行词。大西(2016)认为后一例中“其”的先行语是“富与贵”。我们赞同大西(2016)的分析,只有借助“富与贵”,才能准确地解析出“其道”的含义;并进一步推测,这里的“其”其实起到了“认同指”的作用。“其道”即合乎儒家学说的方法,对于孔子及其门徒来说,“道”的内涵双方已经共享,无须做过多解释,因此可以用“其道”指“获得富与贵的正当的方法”。³

这些表示适当的“其”,指称对象不在物理语境和话语语境出现的特点,有可能就是“认同指”的用法。

四 “语篇直指”(textual deixis)

Lyons(1977:667)提出存在“语篇直指”(textual deixis)的情况:

Demonstrative pronouns and other deictic expressions may be used to refer to linguistic entities of various kinds in the co-text of the utterance. [指示代词和其他直指性的词语有可能被用来指话语中的各级语言单位。]

根据 Lyons 的描述,在“语篇直指”的情况下,指示代词指上下文出现过的语篇或语篇的片段,这种情况下语言的对象指向了语言本身,应是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现象。徐烈炯《语义学》(1990:230)译为“文字指别”,这个译名容易被误解为简单地指上文提到的语言片段的文字形式。

“语篇直指”的情况也很复杂, Lyons(1977:668)分出了“纯粹的语篇直指”(pure textual deixis)和“不纯粹的语篇直指”(impure textual deixis)两种情况,前者指的是纯粹的言语的形式,后者则指向了语言所表述的命题,与 Halliday & Hasan (1976:52)提出的语篇指称(text reference)大致相同⁴。Lyons(1977)举出的例子是:

X: I've never even seen him. [我从没见过他。]

3 指示代词充当主语和充当定语时,虽然在用法上有联系,但不能轻易等同。本文主要说明指示代词的指示类型,因此在举例时从简,没有严格地区分两种情况。下同。

4 Levinson(1983:85)称为 discourse deixis (话语直指), Himmelmann(1996)称为 discourse deictic use (话语直指用), Dixon(2009)改称为 textual anaphora (语篇回指),但其基本含义不变。

Y: That's a lie. [这是个谎言。]

根据 Lyons(1977), Y 的话中的“that”并非指“I've never even seen him”这句话本身,而是指这句话表述的命题或者这个言语行为。这种情况与上文“纯粹的语篇直指”略有差异,但本质也都是元语言的现象。区别在于,前者指向了语言的形式层或者文字层,后者指向了语言的意义层。

语篇直指在语言中很普遍,下面举一个上古汉语的例子。这里的两处“此言”,均指孟子所说的“子亦来见我乎”这句话: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离娄上》)

“语篇直指”是一种参照语境是语言本身的一种元语言用法。语言本身也是在场的,因此语篇直指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直指。或许可以称之为“元指示”。

下面参照 Himmelmann(1996) 和 Diessel(1999) 的研究,列出代词的指示功能与参照语境的对应关系,并附上方梅(2002)对 Himmelmann(1996)术语的译名:

参照语境	Lyons(1977)	Himmelmann(1996)	Diessel(1999)	方梅(2002)
物理语境	deixis	situational use	exophoric	情景用
话语语境	anaphora	tracking use	endophoric	示踪用
背景知识		recognitional use		认同用
语言本身	textual deixis	discourse deictic use		语篇用

总之,这四种不同的指示的差别在于代词的参照语境,“情景指/直指”⁵参照物理语境,“示踪指/复指”参照话语语境,“语篇直指”参照语言本身,“认同指”参照背景知识。

Diessel(1999) 将后三项都归入内指(endophoric)之下。虽然“认同指”

5 为了避免产生新的术语,“语篇用”本文称作“语篇直指”,方梅(2002)其他译名中的“用”改称为“指”。

常常会开启协商系统，听话人会进一步明确“认同指”的指称对象，使之出现在语篇之中；但正如上文的分析，说话人使用“认同指”时，其实指示的是指双方共享的背景知识中的事物。严格来说，这并不符合内指的定义，这一分类还需斟酌。

指示代词在直指时就有可能存在指示距离的差别，如可以分为远指和近指等等，也可能指示别的空间差异，在投射在不同的语境之后，就会产生特殊的用法差别，如进行语篇直指时，产生回指和预指的差别。在分析汉语史料语料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直指的用例，因此只能通过分析直指用法投射在其他语境中的差异，来反推不同的指示代词在直指用法上的差别。

五 语境、叙述层级与语篇分类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首先引入兰艾克(Ronald W. Langacker)的一个概念：当前语篇空间(current discourse space, CDS)。Langacker(2008[2016]:45)定义为：“在特定时刻，假定为言者与听者所共享的作为语篇基础的一切东西。”(黄蓓译) CDS 就是最广义的语境。

在会话(discourse)语篇中，物理语境和话语语境的区分很明显。会话的双方身处的物理空间，就是物理语境；而从会话开始产生的话语，都属于话语语境。但是在篇章(text)语篇中，物理语境和话语语境的边界就会变得模糊。比如在虚构的故事中，首先由文字建构出一个场景，故事中人物都在这个场景中活动。那么对于叙述接受者来说，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形诸文字，都属于话语语境；而故事中的人物在对话中指向场景中的事物，却是在物理语境中解析。这说明语篇内不是均质的，语篇中存在多层的叙述者和受叙者。

在成篇语料中，最明显的就是叙述和对话的分层。在出现多层叙述时，语篇空间呈现套叠状态的。处于最外面语篇空间的受叙者，可以自行代入下层的语篇空间，成为下层语篇空间的受叙者去理解语篇。在上层语篇中用文字叙述的部分，在下层语篇中就会成为物理语境或者背景知识。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下层语篇中的代词，不可能复指上层语篇中的事物。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世说新语·排调》)

这一例中的“此碗”出现在对话中，虽然指向上文中的“琉璃碗”，但对于说话人王导和听话人周伯仁来说，该事物在对话中并没有出现过，王导说这句话的时候用“此”，应是直指/外指，指向二人会话的物理语境的琉璃碗。但对于整个故事的受叙者来说，如果没有前文的背景交代，就没有办法解析“此碗”。受叙者的理解过程中，“此碗”的先行语就是上文的“琉璃碗”。如果依照受叙者的角度把“此碗”分析成复指，就没有准确地分析出“此”的指示用法。因此，应该把指示视为发话人/叙述者在当前语篇空间的一种行为，而不倾向于按照听话人/受叙人的解析过程进行分析。

在语篇分析中，直指和复指的这种关联，反映这些指示的本质相同。Lyons(1977) 曾经指出复指源自直指，并认为语篇直指是联系二者的桥梁。Diessel(1999) 也认为直指是其他指示的基础。不同类型的指示是一种现象在不同语境中的投射，因此当语境出现套叠时，就存在指示类型模糊的情况。

在叙述语篇中，场景需要不断地由叙述者进行建构。陈玉洁（2010：22）指出：

话语直指（本文称语篇直指）也有指示时间的类型，如用“这时”、“那时”指示上文事件发生的时间：小王刚坐下，这时听到有人喊他。话语直指所牵涉的言谈场景不是说话的时间和空间，而是前文所营造的言谈场景提供的时间和空间。

例子中的“这时”被分析为语篇直指，确实这个指示语一定要在话语中解析，却指向了话语的内容/建构的世界。另一种可能的分析方式是：这里存在两个语篇空间，一个是叙述者和受叙者所在的语篇空间（当前的世界）；一个是叙述者营造的一个语篇空间（既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非虚构的），只存在于文本之中，这也是套叠关系。叙述者有意地去提示受叙者去关注建构的场景的绝对时间，是站在上层空间指示下层空间，因此使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站在叙述者的角度，分析成一种特殊的直指也未尝不可。既然叙述常伴有脱离现实场景而建构一个新场景的过程，那么叙述者和受叙者之间，或许就会分别采用两套术语，分别指示双方所在的物理语境和话语中建构的语境。假如将“这时”换成“现在”，受叙者很可能就理解为叙述者开始叙

述的物理时间，这个句子就变得无法理解了：

*小王刚坐下，现在听到有人喊他。

汉语史研究的资料基本上属于成篇语料。由于年代的差异，叙述者和受叙者基本不可能共享物理语境。绝大多数的语篇空间都有赖于叙述者通过文字进行建构和描述，并进一步在这个语篇空间中对话。因此，在利用成篇语料分析代词的指代功能时，应进行分类分层，避免扁平化处理。比如叙事语篇、对话语篇、评论性语篇应该分开分析。其中叙述语篇中的指示代词，多数情况下是在指示建构的语境和进行评论；相反，在叙述语篇中的人物对话，其中的指示代词反而可以有指示物理语境的用法。因此，有场景叙述作为背景的对话，相对具有明确的言谈场景，对于分析代词的指示功能显得格外珍贵。

参考文献：

- 陈玉洁 2010《汉语指示词的类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Leonard）1933[1980]《语言论》（*Language*），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大西克也 2016《论上古汉语代词“之”和“其”的替代功能》，第九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柏林洪堡大学，2016年7月29日。
- 戴维·克里斯特尔（Crystal, David）编 1997[2000]《现代语言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第四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方梅 2002《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第343—356页。
- 郭锐 2002《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42/2002《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全集》第一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吕叔湘 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80/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 吕叔湘 1985/2002《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吕叔湘全集》第三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马建忠 1898/1983《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 石德富 2007《黔东苗语的指示词系统》，《语言研究》第1期。
- 王 力 1944/1984《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
- 王 力 1958/1980《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西山猛 2014《漢語史における指示詞と人称詞》，东京：好文出版。
- 徐烈炯 1990《语义学》，北京：语文出版社。
-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编 2011《语言学名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Diessel, Holger. 1999.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ixon, R. M. W. 2009.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ume 2: Grammatical Top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 A. K. and Hasan, Ruqaiya.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英语的衔接》张德禄 等译，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 Halliday, M. A. K. 1994/2000[201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第二版，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影印。[《功能语法导论》彭宣维 等译，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 Himmelmann, Nikolaus P. 1996. Demonstrative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A taxonomy of universal uses. In Fox (ed.), *Studies in Anaphora*. 205–25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evinson, Stephen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认知语法导论》，黄蓓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